

徐許立編

林風文藝社出版

波城世家

John P. Marquand 著

林 疑 今 譯

David J. Marquand

徐詩五編

作風文藝小叢書

波城三豕

實價國幣貳拾伍元正

外埠酌加郵運費

者 John P. Marguand

行者 戴行 遙

發行 新生圖書文具公司

重慶民族路二二四號

刷者 南方印書館

有著作權
不准翻印

民國三十二年十月初版

原书缺页

敵軍三次來攻，終乘暗夜率領士卒出險，重渡尼爾河而歸團部。」

說來可笑，獎狀所述諸節，大半是真，不過我想像也想像不到自己會做出這種事來。當時連長及其他軍官皆已陣亡，我們的處境相當絕望，敵方給我們一個投降的機會。敵人先是把一條帕子繫在一根步槍頂上晃了一回，接着是一位身穿骯髒灰色制服的軍官從戰壕裏爬出來，朝我們這邊走來。

那軍官一站起身我也站了起來，爬過廢物堆去會他。我在大學裏念過的德文，還記得一點，剛夠同他會話。他是個上尉，年齡跟我差不多，他說我們已被圍，還是投降好。我就對他說，假如我們這邊的人有人想投降的話，就送他過來。

「不過請他們把雙手抬起來，」上尉說。

譯者序

本書作者馬關 (John, P. Marquand) 爲美國當代最著名小說家之一，善於以輕鬆的文筆嘲笑美國上流社會及所謂正人君子者，諷而不諱，因之曾獲得普里特茨小說獎金。作者過去小說如 "The Late George Apley", "Wickford Point" 等，皆曾傳誦一時。主題爲嘲笑波士頓紳士。本書原名爲「蒲痕君」(H. M. Pulham, Esquire)，因仍以波士頓爲對象，故特改爲「波城世家」。波士頓城在美國文明史上之地位有如吾國舊日之北平，席數百年之舊業，老氣橫秋，勉存豐饒之象。書中諷刺紐約城的廣告業，指爲瘋狂荒謬，情形有如平津名流之充斥上海爲海

派，頗堪一笑。本書原文出版於一九四〇年，譯文係根據一九四一年八月
份英文讀者文摘之節錄。譯者對於節譯一事，本係皮對，然因戰時特殊情
形，讀者時間力求經濟，而印刷郵遞又有限制，故特一試，聊充戰時文化
餽贈食糧而已。各款「蕭泉香」(H. N. Piquant, Edouard)，因曾以著
Vblex, Wickford Point, 等，曾於前年一九四三年六月，重慶，重慶，重慶，
因之曾獲普里勃美小貓獎金。非普德美小貓也。The Tare George
之一，善於以翻譯函文筆聊笑美國土語通會及預備五人普干普，顯而不藉
本書非普訓圖 (John, B. Weidman)，為美國當升最普普小貓案

蕭泉香

我從袋裏摸出一包香烟來。我們倆一人點了一根後，我就把那包香烟送給他。那天天氣又熱又乾，汗水從我們臉上直流下來。我們在那兒站着抽烟一會兒，因為他似乎並不是着急要回去的。

「多謝多謝你的香烟，」他說。「我給你們五分鐘。你們那邊有難題過來的話，我們是歡迎的。」他笑了一下，行一個禮。「假如美國人都像你的話，他加了一句，『我將來上美國來。』」

他沒上美國來，也沒機會抽那些香烟，因為十五分鐘後，他們來攻時，他當場就被打死了。我爬過一片斷牆殘磚回去，自己曉得得演講一下，不過我對士兵講話一向是不行的，我想不出有什麼話可以說，所以便把軍曹勃魯克斯喊來。

「軍曹，」我說，「兵士中間有誰想講的話，他們五分鐘內可以過去。」

魯 迅 小 說 集

「不，我自己可要守住我的崗位，你把這意思傳下去，軍曹。」
軍曹把喉嚨清了清了一下，喊道：

「聽好，你們這班光棍流氓，有那一個害怕的話就請滾過去。少尉說，他要在這裏守下去。他不想永遠活着不死。」
我個希望自己能講話能夠像軍曹那般雄壯。他是個好人，一個月後可因酒而陣亡了。——戰爭總是如此的。」

「好一個少尉，」有人喊了出來。『誰說少尉穿花邊襯褲，那裏來拍這，外門是這。』

「弟兄們，夠了，」我說。我講話帶給佛看，他們所開的玩笑已經太多了。會京，因為出於平並不甚善意要回去的。」

「耶穌，」有人喊了起來。『他們來了啊，少尉！』
當時的事想起來迷迷糊糊，只記得是一片肉體上的疲憊和恐懼。無論

波蘭戰場

的敵人

鬼隊要得

要

多

其

其

其

其

其

兵作戰本是混戰，方纔能夠打得清清楚楚的，我總是懷疑。來攻

在一潮地點已經而過，只隔我們廿呎遠，搗地防也，我們於是便站

鬼隊要得，這種法，真像小孩子丟雪球為戲。後來他們爬回去，過

更神，繼續後他們又來一次。不地海歐，是認真的幹，供概他們以為我們

多，是他們的囊中物，開不到犧牲太次。我們這隨山共損失了五十多人。當時

其，對陣真是，他們只要好的衝過來，一次東我們就完了。不過他們的

其，隊隊不聽死，就像我們一樣。當天晚上，我們找到一條通到河邊法納外徑

其，於是連一個個徒河。小，不幾好門大案當制帶官一關

其，只，機爭紛紛許多我本來依賴信任的勳。實際上戰靜身體倒沒有什麼

其，還是哪人任的新接觸。上，一分鐘，我差不多都是眼的動，直到

還是眼。許多參軍的士兵，現在戰起當年吧，黎一星期，的休假

我啊不識字解。因為我人地不識的印象只是給被
所追逐，給父親一般慈愛的馬夫敲竹槓。可是我永遠忘不了我那連動度
弟兄，粉子相當複雜，有的想如家少許有的的是紐約貧民窟的義大利人，
有的提工職工職，有的的是小城鎮商店的小開，不過我們大家當時都有一個
共同的觀點。那觀點沒法子分析，只是從粗鄙的外關同笑話中表現出來。到
此際還有一個諷刺的諷刺，只是說來不客湯和信，那東西或者就是你們所叫的
「夢夢眼眼」的。我們都匪徒，就是酒醉亂鬧的時候個個都是好人。譬如
要你認識他們，他們大多數都比戰從前在聖斯威克中學及哈佛所認識的人開
門。這要勇敢，我當時發現這一點覺得很稀奇。後來他們回去，感
情戰後叫
情形就像是一個碟子已經打爛了，還要叫你把碎片拾起來湊成碟子。來文

不願辭二十個，好歸不高興，特留軍隊，不願不領，故不辭，其

我在紐約城被遣散那一天，就往華爾多夫大旅館走，身邊是四百元的

欠餉，一條舖蓋包着隨身剩下來的東西，我的箱子已經丟了，身邊只有幾

在身上的那套制服，旅館裏那位坐在大理石抬子後邊的辦事員，朝我那

舖蓋望一望。

「你得先付旅館費，」他說，我便遞給他一張一百元的鈔票。

「別慌，」我說，「我明天買些新衣服。」

「少尉，你大概是剛剛回來的吧，」辦事員說，「對了，好一場戰爭，

「對，好一場戰爭，」我說，「辦間。」

「對，好一場戰爭，」我說，「辦間。」

「對，好一場戰爭，」我說，「辦間。」

到了第八層樓上，茶房把我的舖蓋擱在一個架子上，又把房間裏的窗子打開。『我先生你不需要什麼東西嗎？』他問。

『你給我放一盆熱水，』我說。『替我喊一杯加蘇打的蘇格蘭威士忌。』

『客麥片加大乳酪。』

『麥片？』他說。『好。明天買些條太顯。』

『你去拿啊，』我說。『麥片，半打蠟。』

我不曉得為什麼心裏老是想這些東西。我們作戰的時候，許多人都在

討論退伍後想幹的事，議論紛紛。從軍時我所念念不忘的，也只是這兩樣

菜。我老是想自己大大享受一下，這或者是我回波士頓那經紀人事務所以

前最後的機會。

不曉得為什麼，我總不高興打電話通知家裏，不過不通知也不行，終

於還是打長途電話到波士頓。來接電話的是總管事老休。我聽到他的聲音嚇呆了，想不到他還活着。繼續，獄卒對來丁。

「爺在家嗎？」我問。「我是大少爺。」按着我聽見他大聲在喊：「會兒便是父親的聲音了。」母親回來：「小爺。」「小爺？」

「哈利，你在那兒啊？」他喊道。「你平安吧？」

「我在華爾多夫大旅館，怎麼還問我什麼平安不平安，真是荒謬。我願
我的想像力去想像他在書房裏打電話的模樣。」
「媽媽好嗎？」我說。
「瑪麗好嗎？」
「你聽我說，」父親喊道。「乘夜車回來。」
「我不回去了。」我說。「我還得買些衣服。我明天回家來。」
「衣服有什麼關係，」父親叫了起來。「趕火車回來。」

「不行，」我說。「我還有事沒辦好。」火車回來。」

「要是我老老實實告訴他，說我需要一個短時間的孤獨，以便把往日生
活的斷片再拾攏來，他是不會了解的。我們把電話掛斷以後，我想起了一
位大學時代的同學，姓金名比爾，他被召從軍的時候是在紐約一家報館做
雜事。對，要是他已經回紐約的話，我得見見他。他本人來接電話；他的聲
音又兇又燥。夫夫滅滅，忽忽忽忽，忽忽忽忽，忽忽忽忽，忽忽忽忽。好眼

「比爾，」我說。「我是哈利。」

「哼，這個時候你也該回來了，」他說。「你在那兒？」

我問他可否上我旅館裏來，房間裏還有一張床，他可以在這裏過夜，
我又說我有許多話得跟他談談，於是他便來了。

他一到，看他樣子就像馬路上所見的人們，衣着乾乾淨淨，頗為發福

。這樣子要我們恢復戰前的友誼，恐怕有點困難。彼此只有一短時間的拘束。接着我便曉得他再見到我是高興的。

「噢，你幹嗎呆坐在這裏？」他問。「這豈不是你回國的第一個夜晚嗎？我們出去看看玩玩？」

「說來奇怪，」我說。「我暫時什麼都不想。」

他似乎也懂得我的心境。他坐下來點一根香烟，一下子什麼都是簡單的了。『我沒』『出爾』『其』『回』『來』『人』『有』『出』『來』『人』『有』『出』『來』『人』

「原來他們把你派在『半月』師團裏，他們真的這樣硬幹？」他問道。

「那倒是個好的師團，」我說。「我學會了許多東西，」他說。「你別對我說所有的士兵都是好東西。」

「你別對我說所有的士兵都是好東西。」

「他們不壞，比爾，真的，祇要你認識他們。」

比爾大笑起來。「我相信你一定學會了許多壞的習慣，」他說。「你

就把你們怎麼樣打勝仗告訴我吧。」

「這，我們還是不談吧。」

「好好，」比爾說。「打仗回來的人，有的真怪。你過一兩禮拜就好

了。」

「大概是這個樣子吧，」我說。「你知道，比爾，我好像是不想回

家。」

「你一定是受了相當的刺激，」比爾說。「不過，要是你不想回家，」

那你又何必一定要回去呢？」

「不同去我還能幹什麼呢？」我問。困難。對此只有一說和靜的時

「得了，你不要這樣子沒出息，」比爾回答。「你可以找個事做做。明天我就在這紐約城給你找一個。」

我坐着考慮了一會兒。這事在他一定是簡單的，在我可是不簡單。

「你往什麼地方替我找事呢？」我問。

「就在我工作的地方，」比爾說。「廣告公司，我去見布拉德。我同布拉德混得好。」

「我可是完全外行啊，」我說。

「哈利，」比爾對我說，「公司裏誰都不是內行。你看這。」他從上衣裏面袋子裏扯出一張剪報遞給我。

「本公司現擬招聘一人，凡從未從事廣告寫作者尤佳。應徵者以有大學教育，品性端莊可親，而對於趣味及形式有感覺力者，最為合格。」